



Hengyan jianwen lu

红艳见闻录

林白 著

武汉作家文丛

WUHAN
ZUOJIA WENCONG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Hongyan jianwen lu

红艳见闻录

林白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艳见闻录/林白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6. 1

(武汉作家文丛)

ISBN 7-5430-3330-5

I. 红… II. 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788 号

书 名:红艳见闻录

著 者:林 白

责任编辑:南 平

装帧设计:刘福珊

督 印:方 雷 朱有茹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625 字 数:241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林白，生于广西北流，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年分配到广西图书馆。1985年底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辑。1990年到北京《中国文化报》任编辑、记者。2004年5月，调武汉市文联武汉文学院，任专业作家。1977年发表诗歌，1983年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等七部长篇小说，《瓶中之水》、《回廊之椅》等中篇小说及四十余篇短篇小说，《秘密之花》等七部散文随笔集。另有跨文体作品《枕黄记》及一部诗集。



武汉作家文丛

Wuhan zuojia wencong

目录 1

去往银角	1
红艳见闻录	18
狐狸十三段	32
二皮杀猪	51
春天,妖精	56
明亮的土铳	62
菠萝地	69
致命的飞翔	79
瓶中之水	114
回廊之椅	150
日午	178
安魂沙街	187
随风闪烁	195
大声哭泣	209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217
回家过年(《妇女闲聊录》节选)	247
武汉日记(代跋)	295

去往银角

上篇

春节过后每天都下雨，树上的叶子旧得发黑，湿淋淋地闪着阴沉的光。它们像石头一样挂在树上，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但从来不掉。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好像不是要顺时进入春天，而是相反。

在这样的天气里，我时不时地总要冒出去银角做的念头，去银角做，就意味着去卖，这样想着已经是破罐子破摔了。如果天气晴朗，我大概会乐观一点的吧，即使仍想当小姐，也会坚信自己能卖出好价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边想做，一边又痛感自己太老了。

雨已经下了整整半个月，连日阴冷，我一天比一天切肤地感到自己的衰老。小时候曾听老人说，小孩子身上有一团火，到老这火就没有了，连夏天都会感到身上发冷。我今年不过三十多岁，却已经感到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冷。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冷过，空气中就像充满了看不见的细细的针，它们又多又密，源源不断地钻进我的骨头里。我抱着暖水袋睡觉，但暖水袋一下就变凉了。我把毛毯、毛巾被、棉被、毛衣统统压在被子上，被窝还是像冰箱那么冷，躺了一夜，早上一摸，连屁股都是冰的，两条腿都冷麻了，双手像在寒风中吹了一夜，又凉又硬，肩膀也好像挑了一夜担，累得发酸，这是因为蜷缩得太久了。全身上下，只有胸口还有一点温热。

这样的夜晚已经很多天了。

刚下岗的时候，听说有的下岗女工去做了小姐（我们这里把小

姐叫鸡婆，我不愿这样称呼她们)，我想我是不会去做的。后来我看到报上登了消息，说被骗去当小姐的女孩跳楼的事，我忍不住经常想，如果换了我，我会不会跳楼。

假如歌舞厅只在二楼，楼下又正好有一个沙坑，我也许会跳的吧，谁会那么甘心去卖的呢。我会把房门的插销插上，把窗户开到最大，免得窗框划破我的皮。如果情况不是很紧急，我也许会在窗旁站上一会半会的，我是多么想当一个良家女子啊！只要没有人使劲撞门，我会一直站下去的。

我是一个怕死的人，本来我以为，没有孩子就应该不怕死，但我发现，事到临头还是不行。超过三楼我是不会跳的，我不但怕死，我还怕痛，怕断腿断腰破相。我现在住的房子就在三楼，是当年离婚的时候丈夫留给我的，虽然是一居室，又是西晒，当年厂里还是抢得头破血流，如果不是因为他是司机，这样的房子是肯定分不到的。我丈夫是个好人，对于他，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窗下是厂里的垃圾池，池子本来只有两个乒乓球台那么大，几年前厂里每次开大会，工会主席都要号召大家，把垃圾倒在垃圾池里，不要再倒在池子的外面。但是没有人听，垃圾总是倒得东一堆西一堆的，弄得想遵守规则的人也走不到垃圾池跟前。结果就是，池子周围堆满了高高的一圈垃圾，池子里却是空的，从窗口看下去，好像还特别干净。

我不知道这好还是不好。若垃圾池里有一满池垃圾，对于一个往下跳的人来说它就是一张又厚又软的垫子，在我们这种濒临破产的厂里，所有硬一点的垃圾都被拣去卖钱了，我跳下去肯定伤不着。但想到自己以一个狗啃屎的姿势扑到垃圾上，额头撞着月经垫，鼻子顶着大肉蛆，身上沾满了发霉的东西，也许还有狗屎，我就觉得池子里不如没有垃圾的好，但摔得头破血流也不是我之所愿。这就是我的两难处境。

如果是在二十层，我就更不敢跳了。

这么高的楼我从来没有上过，不过我从电视里看到过，行人只有蚂蚁那么大小，从跳下去到着地有好一会儿工夫，可以清楚看见头发着了电似的往上扬，衣服里充满空气，人飞起来。

我佩服天津的女歌手谢津，她敢从二十楼跳下去。所有敢从四层以上跳下去的女人我都佩服。

春节我回石镇过，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见到了杨芬。

杨芬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我完全想不到，她现在在银角的一家歌舞厅当鸡妈。鸡妈这个词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是我们班同学说的，当时我一点都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杨芬开了一个养鸡场。她家本来就是农业人口，是石镇附近生产队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悟出来，“鸡妈”就是“鸡”的妈咪。我们班的一个男生是记者，见多识广，他说鸨母跟妈咪不同，在我国，容留卖淫是死罪，所以才产生了妈咪，妈咪帮小姐介绍客人，并且提供保护。

当时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过杨芬了，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头发又黄又稀的瘦女孩，胸是平的，屁股是扁的，全身没有一点肉，脸色青白，很像禁毒展览里的那些人。此外，我还想起了她有点驼背。总而言之，我左右想不出，这样一个杨芬，怎么能当小姐的妈咪！我在电视里看到的妈咪，一个个的，哪一个不是长袖善舞，三围突出，比小姐还要漂亮，比打手还要英勇，比军师还要老谋深算。在我看来，杨芬与一位妈咪的距离相当于一只蜘蛛和一头大象的距离。

我觉得杨芬干上了这种行当，她一定不好意思来参加同学聚会。但是石镇的同学说，杨芬发了，她怎么会不来，谁发了都会来的。

杨芬果然来了，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只是衣着讲究了一点，还用了香水，看上去也没什么刺眼的地方，大家说话，也都觉得自然。这使我感到，她所从事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聚会散的时候，

杨芬叫了一辆摩托三轮车，顺便送我回家。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是客气，因为很多年前，她家住在石镇附近的乡下，和我家住的金背街是南辕北辙，其实她早就在金背街盖了一幢四层的楼房，确是顺路送我回去的。

杨芬初四就去了银角，银角离石镇有三十公里，是一个开发区，那里别的没有，全是歌舞厅，一家挨着一家，跟商店一样。

我没有去过银角，这些都是听杨芬说的，她说本该在石镇多待几天，跟我好好玩玩，她还记得五年级的时候我送过她一块橡皮的事。但她又说无论如何，初四都得回到银角去，因为她让她手下的小姐初五一定得回来，她要比她们先到。杨芬说她手下有两个小姐对她特别好，一个当初因吸毒惹了事，是她出钱把她保出来的。另一个小姐刚来就被一个变态的人打了一顿，她又出钱让小姐去治。她说银角的小姐都知道，她芬姐是最仗义的妈咪。

在冰冷的夜晚，我整夜睡不着觉，这时我就会在黑暗中看见杨芬，她的周围是一圈淡黄的灯光，酒红色的沙发矮而厚，上面横斜坐着黑衣女孩，如果从高处俯视，这几样东西看上去就会像一朵肥厚巨大的罂粟花。厅堂吊灯像一圈刚刚喝完的高脚酒杯，杯壁上沾着未曾饮尽的葡萄酒汁，墙壁是豆沙红，地面是黑色大理石，柜台上方有一只造型像嘴唇的大钟，在另一面墙上，是一幅巨大的梦露黑白摄影照片，她微仰着头，半裸着上身，肉感和阴影交错。没有客人在走动，灯光笼罩的厅堂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像影子，只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衣服，从门外走进来。我想，这个女人会是我吗？

去银角做的念头越来越清晰，我想真的去做了也没什么。或许，应该先取一个艺名？一旦这样想，那些艳丽的名字就在黑夜里浮了出来，粉姬、海伦、红艳什么的，粉姬念起来像粪箕，海伦又太洋气，只有红艳，或者还算合适。

我念叨这个名字，希望它像一层紧身的皮肤贴在我身上，或者像一种有效的咒语，通过意念的力量，在某一天晚上，突然地改变我的皮肤和容貌。

去皱咒、丰胸咒、隆臀咒、细腰咒，这些奇怪的咒语大概正是藏在银角那样的地方的。

我没有听说过这些咒语，但我知道有避火咒和避刀咒。在我整天闻着垃圾气味的狂想时分，我觉得这后两种咒语更加刺激。我念着避火咒，身上就像裹了一层冰，身在熊熊火焰之中，冰与火相撞，发出浓艳的蒸汽和凄厉的吱吱声；或者念着避刀子的咒语，然后光着脚板踩在一排排尖刀上，刀们闪着惨亮的寒光，像一些光身的瘦鬼，但我的脚比它们还轻，是另一些鬼，在刀刃上跳来跳去，我的肚脐眼则闪来闪去，像一只流落人间的天眼。

这些千年才能修成的绝技，够当一名歌妓舞妓的了。我是一个俗人，当然是不会的。

如果要异想天开，我情愿自己变得能生孩子。我希望自己子宫里有一团温暖的小肉人儿，这样我身体里就会有热气了，它是一簇橘黄色的小火焰，紧紧地贴在我的心窝里，我的骨头中。我在子宫里养着它，再冷的天气我都不怕了。我将在另一个冬天里生下它，我将在深夜的时候偷偷地把它生下来，我要自己给自己接生，学电影里的样子，烧一壶开水，买一瓶酒精，准备一把干净的剪刀。然后，我就把小人儿抱在我的胸口，给它喂奶吃，我的乳房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膨胀，又硬又大，结结实实地挤满了乳汁。

这样的梦想在多年前就已经破灭了。结婚第二年，我检查出了不孕症，我的丈夫是三代单传，他当天就提出要离婚，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后来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电视大学，他则到一家公司开出租。算起来，我有近十年没有见过他了。看来，要嫁人过日子已经没有希望，不如去银角试一试。听说做这种事能很快挣到很多钱，

这样我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到福利院领一个健康的女孩回来。领养孩子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年陈冲在我们这个城市领养了一对双胞胎孤儿，这事启发了我。我已经老了，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听很多人说，现在做小姐的有很多大学生。我还在报上看到一个数字，说的是，在北京的本科生里，有百分之十一点儿的人想到过卖淫，在全国本科生中，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五点儿。当然，承认自己真的这样做过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这些数字是我用来给自己壮胆的。

初四那天我去火烧街看望我小学的班主任李老师，她已经退休十多年了，自从小学毕业我一直没去看过她，但她还记得我，她记得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于是她就说到了杨芬。

李老师说杨芬是我们班来得最多的，每年都来看她，每次来都给她买水果。李老师说杨芬一直没有嫁人，现在都三十好几了，她说杨芬去年没来，听说她发了。她问我知不知道杨芬现在怎么样。

我撒了谎，没说出真相。

从李老师家出来我心情有点郁闷，当年老师认为我是全班最有出息的女生，最后也只是读了一个电大，当了一个管理图书的人而已，现在又下了岗，什么都没有。

从一个报摊经过的时候我买了一份报纸，这是我下岗以来买的第一份报，以前我在厂图书室的时候有好几种报，现在厂里只剩下办公室了，我就每天到街上的阅报栏看。

报上有一篇短文特别振聋发聩，上面谈的是贞操问题。意思大概是：用钱换你的贞操你干不干？三百你不干，三千你也不干，三万你还是不干，那么，假设有三十万，三百万！怎么样？好了，现在有三千万，你总可以卖身了吧，如果用一半的钱去拯救非洲难民，有多少儿童可以不死。如此看来，贞操算得了什么呢。

这篇文章一定是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写的，我佩服他们。

初五我就回到了N城。父母年纪大了，跟哥哥住在一起，我住久了不方便。在火车上我想，如果父亲得了大病，要三十万才能治好，我就去银角做算了。当然最好有人包我，我肯定干，问题是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堕落，而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不但不是堕落，反倒是壮举，只不过没有拯救非洲难民那么伟大罢了。

说到非洲我想起了表姑说过的事，她当年在北京读大学，有一个女同学是革命时代的狂热分子，常常扬言要嫁给一个非洲的酋长，以便到非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自己的贞操换来全球一片红。后来她失踪了，不知所终，但不管她的下场怎样，都比嫁给非洲酋长强，听说非洲的酋长有一百个老婆，这一百零一个新娘三天就腻了，腻了之后跟奴隶差不多，不驯服的话还要戴上脚镣手铐，吃不饱穿不暖。

在四月里一个潮湿的深夜，家里果然来了长途电话，说父亲病重，让我回家，我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从N城赶回石镇。我坐的是夜车，车上人不多，车厢里是少有的安静。有两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坐在我的对面，她们长得很相像，而且穿的是同样的衣服，不同的是她们围在脖子的丝巾，一个是深红，另一个是墨绿。这两人靠在座椅背坐着，既不说话，也不走动，也不喝水吃东西。我很快就发困了，于是伏在茶几上睡了起来。

醒来的时候还是在深夜，列车在呼呼地行驶着，窗外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这使我无法判断到底到了什么地方。我既疑心在我睡着的时候出了问题，火车还滞留在N城，又担心火车驶过了石镇，错过了下车。

我想问问坐在我对面的那两个女人，但她们睡得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连呼吸都看不出来，简直不像是真的人。这么诡异的事情我以前从未遇到过，我有点恍惚，不知如何是好。

我走过一节又一节车厢，一个列车员都没看见，所有的旅客都在睡觉，只有我一个人像鬼一样在过道里游荡。

忽然车上的广播响了，一段奇怪的乐曲之后，一个女声说：乘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银角到了。这也使我感到纳闷，不明白何以在石镇没有停车，而银角在什么时候成了这次列车的终点站。但车厢里顷刻空了，我没有再待下去的道理，便也只好下车。

下篇

银角笼罩在一片稀薄的晨光之中，冷飕飕的，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门窗紧闭，像一座空城。这里的树都被砍光了，但鸡冠花和剑麻多得出奇，路边、街口、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这两种植物比其他地方的要高大粗壮许多，鸡冠花有脸盆那么大，质地肥厚肉感，皱折上的颗粒坚挺清晰，咄咄逼人，在清晨的光线中浮出紫红的颜色；剑麻则有一个人那么高，叶子壮硕，像剑一样坚不可摧。连路边的野草都格外繁茂，一派疯长的态势，似乎被施放了一种特殊的养料。

这时我闻到空气中有一股腥甜的气味，我知道这种气味来自一种白色半透明的黏稠液体，它从每一个人身体的下部喷射出来。橡胶套、柔软的纸，这些暧昧的东西大概塞满了银角的下水道吧。很快，银角上空的两只大气球吸引了我，乳白色的底子，鲜黄色的字，一只气球是斗大的“欢”字，另一只是“迎”，它们像两个怪脸小丑在银角的上空飘来荡去，向新来的人传达出某种友好的气息。

我走进一家简陋的路边店，门厅里一片昏暗，通向客房的过道显得幽深神秘。等了好一会儿，楼上下来一个老女人，看她身板和动作都不算老，但给人感觉已是历尽沧桑，老到骨头里去了。她一边打哈欠一边说：谁会这么早就到银角来啊。

我说我想登记住宿。她朝我上下打量一番，然后把一枝圆珠笔

扔给我。在名字一栏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写下了红艳两字。老女人问：你的经纪人是谁？我答不上来。她说银角是没有野鸡的，这里管理得很好，不允许在大街上拉人，那是违法的，被抓住了要罚很多钱。

老女人文了很深的眉，戴着金耳环，不用说，肯定是一个退出江湖的老妓女。由于小时候看过日本电影《望乡》，我对老妓女并无恶感，但我不喜欢她说话的腔调，听上去就像是镇长夫人。她说到这里来的女人，不管年龄大小，长相俊丑，都得有经纪人，不然就会乱了。大多数经纪人收百分之四十费用，她只收百分之三十。

我终于明白，她是想当我的经纪人。我便说了杨芬的名字，我说是芬姐叫我来的。老妓女很不以为然，她眼皮一耷拉，说，那你就跟她做吧。

我的房间在二楼尽头，靠近厕所，房门一打开，一股隔夜的睡气迎头扑来，床单虽然看不出脏，但总感到不那么清爽。也只能如此了。我困得要命，倒头便睡。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隔壁有奇怪的拍巴掌的声音，整幢房子都很静，虽然是路边店，却没有听到汽车开过，也没有人说话，只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在劈里啪啦地回荡。

我看了一下表，是下午五点，房间里黏稠的气味使我想起这不是在 N 城，而是在银角，至于怎么就到了银角，到银角想干什么，我一时感到有些糊涂，只觉得头脑发沉，肚子也有点饿。

我到隔壁上厕所，奇怪的巴掌声响了一会儿，然后从楼道一直过来，接着就进了厕所。原来是一个女孩在使劲拍自己的屁股，她很快解完手，站起来又开始拍，一边拍一边回她的房间去。

我去冲凉，冲凉间在楼下的天井，一间有人，另一间门半开着，上面搭着衣服。我疑惑着，不知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看看还没有人来，我便动手把那上面搭的衣物拨到一边，正准备进去，那



个拍屁股的女孩就下来了，她说你先洗吧，这边马上就好了。遇到这种友善的女孩，我心情比较好，我说我等这一间吧。她说刚才忘记拿香皂了，又上去一趟。

天井里光线较亮，我看清她剪着碎发，上面是惯常的挑染，她脸大眼小，算不上好看，而且身材也不好，个子较矮，虽不胖，看上去也不够苗条。但她的腰很细，裹着裤子的屁股突出来，出奇地圆润饱满。很快两人就都洗完澡了，前后脚出来，聚在天井的公用水龙头洗衣服，几乎是头对头的，就聊了起来。

她说她叫细眯，原来在柳州那边的一个镇的一家做卫生纸的厂干。身份证被老板扣掉了，不让走，一天得干十四五个小时，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睡觉，天天都是吃包菜，吃得直想吐。到过年还不让回家，也不给钱，老板的人看得很紧，怕她们跑了没人干活，又怕跑了以后投诉，所以每天晚上宿舍都从外面上了锁。她是从二楼跳下来逃跑的，搭上车，就逃到银角来了。

主要是细眯说，我听。细眯看我人老实，就仗义地要帮我，她说没关系，可以当那些表演小姐的保姆，也叫生活助理，跟小姐住在酒店里，帮接电话，洗衣服，干干杂事。不过小姐挑人也挑得很厉害的，如果小姐本身比较矮，就要挑比她更矮的，如果她黑，就要挑比她更黑的。总之，有个跟班的站在身后，表演小姐才显出身份来。当保姆只有一点不好，就是挣得少，别人挣九成，她挣一成。

洗完衣服后，细眯领我到门口一家米粉店，吃桂林米粉。这里的米粉跟N城的一样，也有高汤、脆皮、酸菜、炒黄豆，但N城是两块钱一碗，这里却要八块。

吃过米粉，觉得舒服多了，银角的街道看上去也不那么陌生古怪了。我想起了杨芬，她是我在银角惟一认识的人，但我并不太情愿找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我到这里来了。来银角，做还是不做，永远都不会是一件光彩的事。最好谁都不知道我是谁，我只是一个

叫做红艳的女人，没有父母，也没有过去。

我决定先跟着细眯。

细眯从卫生纸厂逃出来，觉得银角很不错，似乎还有一点兴冲冲的。她让我到她房间去，看她化妆，同时也帮我化妆。她说在银角，任何女人，不管是干什么的，统统都化妆，谁不化就会很奇怪，什么地方人家都不让你进。她往脸上涂抹的时候身上只穿着内衣，我注意到她浑圆的臀部，她得意地一笑，顺势扭了几下，她的腰很细，扭起来颇流畅，竟有几分好看。细眯显了她的能耐，便兴奋起来，告诉我，她来银角来了一年多，上个月才在海风歌舞厅找到一份跳下摆舞的位置，等她以后跳红了，就能搬到大酒店，也有钱带保姆了。

我估摸所谓下摆舞大概就是屁股舞，跟肚皮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她不停拍打屁股，当是跟按摩刺激脸部一样，以保持肌肉的紧密弹性。

再看她的脸时，我几乎吓了一跳，化妆夸张得简直就像戴了面具，眼角画得都连到头发根了，梢头尖尖长长的，还涂上了一层金粉，猛一看，就跟火狐的眼睛似的。她又在两眉间画了一枚小小的菱形色块，也是金色的，像一种暗器放在了明面上。之后她开始戴首饰，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她从里面东挑一样，西挑一样，头饰、耳饰、臂饰、指饰、臀饰，顷刻全都披挂上了。屁股上围的是一圈金属流苏，人一动，就跟着乱晃摇摆，脚脖子上也弄上了细链子，整个人已经不像人了，更不像洗衣服时的细眯，十足一个妖精，说她是蜘蛛精只欠缺一点爪子，说是狐狸精又太过光秃。接着她开始换衣服，穿上了一条奇怪的短裙，短是应该的，只是前面还开了口子，着意要露出大腿间的三角内裤，那上面的花纹却用了孔雀身上的椭圆点纹样，看上去就像一个好端端的孔雀被人剪掉了半截尾巴，似乎是功力不够，想变成孔雀精没变成功，只落了一个中间状态。



细眯让我也照她的样子往脸上画，我实在下不了手。细眯说，不化妆根本进不了任何歌舞厅，妈咪也化，保安也化，外面来的客人统统都化，人人都变了样，谁都认不出谁，就跟电视上那些化装舞会似的。

我便照着印象中的京剧脸谱往自己眼眶来了几道，又多少扫了点腮红。细眯看看，拿她的笔在我眉心画了一枚跟她一模一样的金色菱形，她边画边说，到时我就凭这个认你吧。她让我在她的衣服里挑一件换上，我拣了一条最长的绿裙子，穿上去仅盖住了大腿。

我们就这样出门。虽然是四月，但此地潮湿闷热，没有一丝风，这些仅能遮体的衣服倒也恰到好处。据细眯说，即便在冬天，银角的小姐晚上出门也是这样打扮，最多在外面穿上一件大衣，都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短裙。这是银角的规矩。

街上果然是一家歌舞厅接着一家，中间隔着些洗浴中心。有一家叫“瀑布”的洗浴中心，门口有一个很大的橱窗，里面有一个女郎在表演洗澡，放着一种极其缓慢的音乐，她随着音乐缓慢地脱衣服，我们路过的时候她的全身都已脱光，但底下喷出来的蒸汽使她看上去不甚清楚，再加上她从旁边木桶擦出的花瓣和叶子，眼急的男人们大概会感到不够过瘾。但据细眯说，这只算是广告，里面有过瘾的。

又看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上有灰暗的光线打着“灰尘”二字，整幢建筑只有一层，涂的也是灰色，我觉得这似乎是垃圾站，却又感到它比垃圾站神秘。想要问细眯，她正和一个头上戴着弯曲的闪电头饰的小姐打招呼，再过去，她跳下摆舞的“海风”歌舞厅就到了。

细眯让我在底下观众席待着，说这里女的都是小姐，男的都是客人，只要不把客人惹恼就行了，要是有人问起，就说是细眯带来的。

客人已经来了不少，果然如细眯所说，脸上全都化着妆，或者，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化上去的妆，而是用一种特殊的薄膜做的面具，